



年的味道 ■

说年糕

□顾常平

大冬天的，望着窗外暖暖的阳光，想到了早上吃过的年糕。

在宁波，没有人不识年糕。如果谁向别人夸耀年糕长得怎样怎样的，是肯定会被大伙嘲笑的。

年糕极得宁波人的心。在我儿时，每至年末，农村几乎家家户户都要做年糕。即便是现在，我也常看见三吨大卡车，载着满满的一车年糕，走街串巷放着电子喇叭吆喝着卖。宁波人极重口彩，以“年”来命名“糕”，寓意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深切期盼。

看上去极简单的年糕，做起来着实不简单。如按着古法，浸、磨、榨、蒸、搦、印、摊、翻、码，一道工序也省不得。在过去的岁月里，做一次年糕至少得全家总动员，甚至是整个家族、整个村子的总动员。

极简单的年糕，吃法极多。

最难得的是趁热吃。那样的年糕只有身在年糕厂的人才有机会吃到。年糕刚从年糕板上印下，或从机器口里吐出来，热气腾腾直接往嘴里送，香、糯、软。胃口好的人能连吃好几条，胃不好的人却不要多吃，怕积食。那时，尚有一碟油炒咸齋或一包豆酥糖，能嵌着吃、裹着吃，是人生一大快事。

绝大多数的年糕得储起来吃。才做出来的年糕得在筛上或簞上凉一会儿，等其稍干不粘时再收回家去继续凉上六七天。不能在当风吹着凉，如穿堂风大，还得在年糕上盖薄布以防年糕开裂。

年糕凉足了时间，如要晒年糕干，可切片后在阳光下晒干后密封收藏。如不晒年糕干，就可储存在缸或其他什么容器里用水养着，每周换一次水。这样储着的年糕，能养到来年的春天。周时奋先生有一篇《年糕赋》，其赋云：“年糕者，传为越王生聚教训之军需，以粘糯之微粒成雪恨之利器。”宁波属古代的越国，在古代的越国，年糕也曾作过军粮，见证过越王勾践复国雪恨之史。宁波的年糕，其历史可谓悠久矣。

缸里储有年糕，生活就丰富多彩起来。

且从缸里取出年糕来，用布擦干淋漓着的水，煨在热灰里，只一会儿，焦扑扑香喷喷的煨年糕就成了。灶煨、炕煨都可以，在野外的焦泥堆里煨也行，甚至连移动着的火灶里也能煨。相信煨年糕的味道，只要吃过一次，是一辈子也忘不了的。

如没有条件煨，那么就在水里整条白氽，蘸着酱油吃，年糕蘸酱油也别有风味。秋冬季节，大头菜、烤菜上市，大头菜烤年糕、烤菜烤年糕，都是极诱人的美味。哪一个冬天，如能吃着大头菜烤年糕或烤菜烤年糕，简直不枉此冬了。

年糕可整条吃，也可一条切成三四块，做肉煮年糕、苔菜年糕。我儿时，春节去我二姨妈家，每年都能吃到红烧的肉煮年糕。看着老鹅碗里香喷喷的五花肉与菱形的年糕块，要不是我母亲曾切切地叮咛肉最多

只能吃一块，一大碗肉煮年糕，早就被我们吃得碗底朝天了。

现在，我年纪大了，耳边又常响起医生少吃油腻的叮嘱，肉煮年糕在心里想想就算了。于是，苔菜年糕做的次数一年比一年多。相信在宁波，跟我一样，爱上苔菜年糕的人也不在少数。

炒年糕、汤年糕，全国各地到处都有，是年糕中最常见的吃法。且不同的地方，八仙过海各有各的做法，但宁波人多数还是偏爱咸齋笋丝年糕汤或青菜小海鲜年糕汤。我曾见农家乐里，有人喝酒，什么菜也不要，就点一盘炒年糕。酒喝完，肚子也饱了。

年糕干最主要是炒着或爆着吃。在过去的农村，爆米花、爆年糕干，是春节里儿童最常见的零食。对爆米花、爆年糕干有着美好记忆的人，相信不在少数。

当然，年糕干也可以用水浸软后再做年糕汤吃，但那样的吃法实在是少之又少，且透着几分无奈。我儿时，家里来了客人又需歇夜，母亲实在想不出下午的点心，就会打年糕干的主意。母亲每这样打一次主意，都会引得我们的抗议。但我们的抗议多数无效，且都低着声，不能让客人听见。

今年初冬的一天，阳光灿烂，我曾有幸参加工会活动去慈城。我们得熟人介绍参观了年糕厂。回来时，偌大的面包车后面竟装满了年糕。后来听说同车的人又去年糕厂购了一次年糕，有600多斤。可见只要是宁波人，心里都是有年糕的。年糕诚“为甬上之珍物，宁人之异馐也”。

不一样的心思望过年

□唐吉虎

离过年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，女儿就在家说要回老家去过年，还记起了去年在家时候的玩伴，偷偷把我的打火机给收了起来，我抽烟的时候找不到打火机向她要，问她为什么拿我的打火机，她告诉我准备春节的时候拿回去放烟花。

“小孩子望过年”大抵就是这样了，其实我们在小的时候也何尝不是这样。

在我们小的时候，要到过年的时候父母亲才会舍得给我们添置一套新衣，我们顽皮，新衣服穿不到半年就会破掉，母亲就会拿一块布，哪里破了补哪里。到了下半年的时候就数着日子，离过年还有多久，因为到了过年的时候就会有新衣穿。那个时候基本上不会去买成衣，就在店里扯一块布，然后到裁缝店去量身定做一身。现在是正好相反，要去量身定做一套衣服，绝对比在商店里买成衣要贵很多。

小时候平常是没有什么好吃的东西，唯一能有几天好生活的时候就是过年了。过年的时候，村子里的小孩结成伴，在大年初一的时候在院里面转圈，看哪一家人做的糖果好吃一些，大方一点的家庭还能给个一毛两毛钱的红包，拿在手上喜滋滋的。如果是谁家的糖果好吃一些，回过头又跑到他家里去拜年，主人会笑着说：“你们不是刚才来拜过年了吗？怎么又过来了？”话是这样说，但还是会重新拿出糖果来招待我们。

到了初二、初三的时候出去拜年，自然是去亲戚家里，这个时候我们能收到一两块钱的红包，拿着这个钱，女孩子会买两个气球，吹得大大的，用一条绳子绑起来，在风中晃荡着，风中飘来的都是欢快的笑声。而男孩子们则去店里买几个大炮仗，从家里点燃一支香，把大炮仗插在地里，点燃后盯着看，“轰”响起来，几个男孩子就会放声笑起来。顽皮的孩子还把炮仗放在稀泥中间，把稀泥炸得四分五裂。

那个时候只是想怎么玩得开心，无忧无虑的，看到的也都是大人的笑容，其实“小孩子望过年”的后面还有一句“大人望种田”。每一年收成的好坏会影响一个家庭过年的丰盛程度。我家人口多，过年的年货自然也置办得不是很好，好几年父母亲都会坐在一起讲一个故事给我听。

据说在很久以前，有一户人家很穷，想置办一些好一点的东西过年，但是家里没有钱，于是就到一个屠户那里去除了一个猪头回来，到了家里就架起了锅炖起猪头来。谁知道屠户后来反悔了，觉得这个猪头除走后不知道猴年马月才能把钱收回来，于是就跑到这户人家来要现金，不给现金的话就要把猪头拿回去。这家人也很争气，把炖好的猪头退了回去。后来这家人通过勤奋努力，家里条件逐渐好起来，平常日子也能吃上肉了，就作了一首诗：“无钱无米难过年，炖熟猪头要现钱。如今赚得荷包鼓，平常日子似过年。”

那个时候是一点也体会不到父母亲说这话的意义的，只是觉得故事好听，现在想起来，这也是父母亲的一种自嘲和自我安慰的方式。每每年一过，父母亲就到地里去劳动了，希望在来年有一个好的收成，能够实现“平常日子似过年”的美好愿望。

不过现在母亲望过年的时候心思却发生了变化，同女儿一样，前几天就在电话里问我什么时候回去过年，我告诉她还有一个多月，她就在电话里说，现在是十一月初九，离过年还有五十来天，你们回来还有一个半月。日子算得非常精准。

母亲是希望我们早点回家，一家人能好好地聚几天，不是盼望着我们能给她带些什么。儿在千里母担忧，于是我也早早地谈起了过年，同女儿讲，一放假我们就回家过年。



总第 6250 期

配图 李海波 汤青

投稿邮箱：essay@cnnb.com.cn